

之下，美國人民及其領土仍具有相當的價值，而值得加以佔據、統治呢？這答案真是明顯可知；太明顯了，以致我們很少會思及這點。

在多數的美國人看來，像這樣直說人們具有這類想法和計劃的事，無異是在訴說人們具有一種全無人性、殘酷惡毒的罪行，以致反而容易令人對作此指控者的真實性發生了極大的懷疑。不過，今天的美國人最好是放棄他們那種看待其他人的天真態度，否則他們可能不久即將身陷其境。當然，美國對於希特勒及其黨羽的暴行，最後總算採取了行動，但在此之前，有一大部份的時期，美國却仍將信將疑，一直到它親眼看見了在貝森這一類地方所進行已久的暴行之後，才真相信確有其事。

由此看來，假如還是需要再有一次「珍珠港事變」，亦即必得要有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的行動，美國人民才會警覺到危險，甚或致命的危險的話，我認為那是相當不幸的。在今天，即使我對蘇俄與中共的這種對美戰略的分析，只有部份正確無誤，亦仍少有可能會由共黨方面對美國發動這類直接、明顯而無誤的攻擊。這裏之所以提到另一次的珍珠港事變，用意無非是在強調美國一直沒有瞭解在越南、高棉、寮國和以色列、葡萄牙，以及其他許多地

方所正進行的實際情況。其實，以上這些地理名稱和政治稱號，全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實體——亦即自由世界——裏的成員。因此，若對其中的任何成員發動武裝侵略或是政治侵略，即不啻是在攻擊美國。即便此種攻擊事實上尚未指向美國的心臟，或其他的重要部位，其對美國的危險性仍不因此稍減。

今天，我們的處境所以會如此危殆，即是因為我們似乎還不明白這層道理之故。

就美國而論，針對此種無知或是誤解的態度，唯一的對策，便是澈底修正我們對世界事務的想法，這種觀念的修正，則應以自由世界各個成員在其面臨重大危機而奮力圖存時的相互依存性為基礎。在這方面，高階層的領導當局負有一個特別的、並且是相當沉重的責任。以目前的情況而論，舉個例子來看，這裏所顯示的教訓便是，福特政府應即停止其將越南政策的錯誤謬誤過去，而妄圖修補掩飾的做法。其實政府應與民衆一齊發起一項審慎、誠正而有系統的研究，以明白美國究竟錯在何處，如何可以避免這些錯誤。如果這種做法意謂過去的錯誤將會為日後帶來相當的政治代價，也只有由它去了，因為這總比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況，而使國家的生存在將來受到危害要好多了。

三木訪美與美日關係

朱少先

一 三木訪美前的部署

三木武夫出身改進黨，在自民黨內屬所謂「保守旁流」，因思想中間偏左，向被列為鴿派份子。過去曾數度競選總裁，均告失敗，在黨內力量有限。去（一九七四）年中被迫辭職，在福田赴美與大平正芳兩派相持不下狀況中，由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裁定，始脫穎而出，担任自民黨總裁成為日本首相。

在其就任之初，因國內政局不安，雖有訪美之意，但仍不敢輕易出國。加以當時通常國會正在進行，事實上亦無法抽身。到今年一月自民黨定期黨大會中一致追認三木總裁地位，使政權亦稍趨安定。同時今年四月，高棉、越南相繼淪陷，北韓主席金日成又在四月十八日率領大批軍政高級幹部訪問北平，使東北亞形勢驟然轉緊；尤其是韓國方面，北韓隨時有發動南侵可能，日本安全已直接受到威脅，因此急需謀求應變之策；而這些問題，必須與美國取得協調與合作。所以才有了訪美的積極準備。但由於三木本身，因其

政治路線中間偏左，在交涉收回琉球過程中，一直主張撤除核子武器與日本本土看齊；前（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發生時，三木表現了完全親阿拉伯態度。所以在美國人眼光中，三木政府不若岸、池田、佐藤時代的有親近感。因為首相訪美順利與否，不僅影響兩國未來關係，也影響三木政權的安定性。為此，今年四月曾派外相宮澤喜一訪問華盛頓，與福特總統、季辛吉國務卿會談，為三木訪美鋪路。在三木訪美前不久，又透過大眾傳播工具，強調三木與美國關係深厚，以求改變美國對三木的印象。「紐約時報」亦特別為三木寫了一段介紹文字說：

「三木氏自一九二八年起在洛杉磯南威斯頓大學留學三年，其後又接受南加州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當時三木曾致詞說：『余於一九三〇年代初，曾在此美麗、偉大的南加州的洛杉磯愉快的度過數年，所以有難忘的回憶，在余而言，洛杉磯乃第二故鄉。』」

文中並舉出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木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主持「日美親善大會」時，特別強調了日美兩國不應該有戰爭。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還組織了「日美同志會」，推遲避免日美發生戰爭運動。不但強調三木與美國有深厚淵源，且為一親美份子①。

一般咸認三木上述部署，具有對內、對外雙重政治目的。就對內言，以會談實質成果，展開新的日美外交關係，顯示其外交才能，不遜於任何一位首相，其政治路線仍保持保守政府的親美傳統，爭取黨內及國民支持，從而鞏固政權。對外交言，要從實際行動，改變美國朝野對三木誤解，從而提高其國際聲譽。

目前日美兩國之間，已不若過去岸信介時代，正逢修改安保條約，佐藤榮作時代，又在談判收回琉球，及田中角榮時代有平衡兩國貿易與調整對中共關係等重大懸案。此次三木訪美，主要的不是兩國間的問題，而是從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立場，在中南半島變色以後，兩國應如何籌謀對策的問題；其中特別對朝鮮半島情勢的基本看法及長期的、短期的對南、北韓政策協調，並與此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的日美安保條約運用問題，均是會談重心所在。同時，中南半島情勢巨變後東南亞國家對策問題，亦屬重大課題。

三木為了日美高層會談作準備，在今年六月間召集了一次日本駐亞洲使節會議，除日本駐亞洲各國使節出席外，還召回了駐美、駐蘇使節列席，聽

取越、高淪陷後各駐在國情勢及各該國對美關係與未來動向報告，作為三木訪美與福特會談時之重要情報。七月又派宮澤外相訪韓，舉行兩國外長會議，結束了自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金大中事件以來兩國間不協調關係，結果達成了決定九月中召開日韓第八屆部長級會議及恢復兩國友好的協議。另一方面透過各種關係，促成了斷航一年四個月的中日航線。使在三木訪美之前，給予美國當局一種印象，日本與韓國關係已恢復正常，與中華民國雖無外交關係，但實務關係仍在積極進展。增加三木在日美會談中的發言力量。

三木訪美之前，除了上述一連串措置外，還派遣了一向親毛共的眾議員宇都宮德馬（在自民黨內屬三木派）先往中國大陸，再潛入平壤與北韓主席金日成密談，宇都宮返日之後，於七月三十日將金日成談話內容，向三木提出書面報告，建議透過這次「日美會談」，轉告美方。

根據本（八）月十日日本「朝日新聞」所發表的「金日成談話要點」如下。金日成說：

「我們將繼續努力緩和緊張局勢及軍事對峙。北韓無南侵企圖，我們正努力避免武力衝突，實現和平統一。這是因為如果朝鮮發生戰爭，必將引起世界大戰。戰爭一旦爆發，美、日兩國亦有被牽入之可能。在南北雙方擴充武力情況下，戰爭無法防止。

因為『停戰協定』對手實際上是美軍司令官，我們希望與美國簽訂『和平協定』為理所當然之事。在外國軍隊全部撤離條件下，南北雙方再裁減軍隊至十萬人，戰爭即可防止。所以與美國簽訂『和平協定』極為重要。

其次，為緩和緊張與對決，南北會談甚為必要。但與朴正熙會談殊感困難。因為朴氏強調勝共、滅共統一之故。為了『和談』，南韓必須改變政策。只要是民主政權，任何人都可與之會談。我們無意赤化南韓，我們亦曾數度宣佈，南韓不論實施何種制度，我們不要求必須與我們一樣。

希望日美兩國，理解我們立場，壓制朴正熙的戰爭及策動兩個朝鮮的行動。如果不採取緩和緊張方策及繼續製造兩個朝鮮，緊張局面勢將持續下去，戰爭可能性亦隨時存在。因此，我們衷心希望日本能緩和緊張與對峙，並支援統一政策之推進。」

三木派宇都宮赴北韓與金日成密談，測其用意極有打算拉攏北韓與美國，使日本成爲雙方「和解」的橋樑，更進一步增高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因此，上項文件，確信三木已爲北韓帶到了華盛頓。

三木除了上述這些部署外，對共同聲明內容，曾親自數度修正，甚至在赴美途中飛機上，還決定了將「共同聲明」與「共同新聞發表」分別發表。顯示三木在此次訪美中處處有突出的表現和充分的準備。

二 日美會談的成果

這次三木訪美與福特舉行「日美會談」，主要集中在五、六兩日的兩次正式會談與一次單獨的祕密會談。在六日結束會後立即發表了「日美共同聲明」與「日美共同新聞發表」。雖然日本輿論與在野政黨對會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批評，但從整個會談過程及發表的文件看來，三木這次訪問，允稱相當成功。

由於越南事件後亞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的發展，加深了日美兩國的依存關係。而且會談主題又是兩國安危有關的共同問題，因此會談氣氛相當融洽，所產生的成果，也比較豐碩。

首先我們看雙方所發表的兩項文件，照一般國際慣例，兩國首腦會談結束後，就會談結果發表一項「共同聲明」，但這次循三木要求，發表了「共同聲明」與「共同新聞發表」兩項文件。前者是闡明兩國領袖對整個世界問題的體認與原則性的協議；後者才是真正會談所獲的具體結果。「共同新聞發表」雖非首創，但至少是一種異例。不過此項「共同新聞發表」緊隨「共同聲明」同時發表，故實質上應屬二位一體。宮澤外相也特別聲明「共同新聞發表」對日美兩國與「共同聲明」有同樣拘束力。所以此種形式，可視爲標新立異的「三木外交新形式」而已。

「共同聲明」內容，非常簡單，日文稿僅一千字，它的要點是：

- (一)爲了實現安定、和平的世界秩序，所有國家，應超越意識型態、傳統及發展階段各異，確立創造性的國際談判。
- (二)在上述原則下，尊重各國主權，承認他國正當權利，在國際折衝中，相互尊重，和平中解決國與國間的問題。擁護社會正義與經濟進步。

(三)日美兩國支持上項原則，並共同努力，加強合作關係。亞洲和平對世界和平極爲重要，日美兩國努力提供支援，鞏固該地區各國和平。

(四)國際經濟社會關係，必須由促進各國繁榮及個人、國家願望與創造性做起。並謀求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原料出產國與消費國的互利。

(五)國際經濟機構與制度，不應對立而應促進其發揮協調功能。

(六)疾病與飢餓是妨礙國際經濟社會秩序的要因，先進國家應負有改善的特別責任。日美兩國應努力提供全面貢獻。

上項「共同聲明」，格調雖高，但內容抽象，將來究竟如何來推行，並無具體決定，有待未來的事實表現。

談到實質成果，我們可以從包括十三項的「日美共同新聞發表」見之。

歸納起來，約有下列五點：

(一)關於日美基本關係：

(1)本次會談不僅氣氛融洽而且內容充實，反映了兩國間強有力的廣範圍的友好關係。(第一項)

(2)重申確認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福特訪日時兩國共同聲明中有關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與共同目標。並強調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建設性與創造性的合作，對日美兩國極爲重要。爲此今後每年舉行日本外相與美國國務卿兩次定期會議。(第二項)

(二)關於亞洲情勢與朝鮮半島問題：

(1)美國重申繼續對亞洲國家盡其積極的、建設性任務及履行條約上義務。兩國除歡迎亞洲各國自行加強其本身政治、經濟、社會基礎外，將繼續予以援助與合作。

(2)雙方認爲「韓國的安全對維持朝鮮半島安全極爲重要，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對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與安全甚有必要」。因此，雙方除注意現行安全保障上各項決定的重要性外，更希望促進南北韓談判，以達成和平統一。(以上第三項)

(三)關於日美安保問題：

(1)雙方重申日美安保條約不僅是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全而且是亞洲國際政治基本結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繼續維持該條約是符合兩國長期利益的。

(2) 美國核子抑止力量對日本安全極為重要，美國總統確切說明，不論是核子武力或傳統兵力對日本攻擊時，美國誓言基於安保條約，防衛日本。日本首相亦言明履行條約義務。

(3) 為了能圓滑、有效運用上項條約，兩國有關當局，在「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範圍內進行協議。(以上第四項)

(四) 關於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

(1) 美國總統表示正繼續努力促成早日與蘇俄簽訂限制核武器第二次協定(SALT-II)。日美雙方希望透過現行努力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第五項)

(2) 雙方將積極參加防止核子擴散及採取適當保障措置之努力，日本亦將儘速批准「防制核武器擴散條約」。(第六項)

(五) 關於世界經濟問題：

(1) 雙方同意透過緊密協議，對世界經濟一般情勢、國際金融、貿易、能源及先進國與發展中國家間合作問題，循各國有利途徑予以解決。(第七項)

(2) 雙方認為自由貿易對世界經濟甚為重要。繼續在關稅貿易協定範圍內，完成積極的建設性任務。(第八項)

(3) 雙方決心促進產油國與消費國談判再開。(第九項)

(4) 日本首相強調透過輸出國與輸入國相互合作，擴大農產品貿易的重要性。並重申維持、擴大日美兩國間互惠的農產品貿易是符合兩國利益。(第十項)

(5) 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極為重要。促進日美兩國間與開發中國家之間，包括開發援助、一次產品貿易等各方面的合作亦甚重要。(第十一項)(第一、二、三項略)

上項「共同新聞發表」，內容均相當具體，其中第三項有關「韓國問題」與第四項「日美安保問題」，為此次會談重心。關於「韓國問題」，在表達方式上，雖然與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尼克森會談「共同聲明」表達方式有若干不同，但實質上一般認為仍是「韓國條款」的再確認，或稱為「修正確認」。根據新聞報導，在八月六日日美第二次會談時，福特總統曾強調：

(一) 美國絕對遵守對韓承諾；(二) 不撤退駐韓美軍。說明了美國對韓國防衛上

義務，今後將長期維持，態度極為明確。關於駐韓美軍問題，福特總統更坦率表示：「萬一美軍一旦撤退，再度將美軍派至韓國已屬不可能。」三木也表示美軍繼續留在朝鮮半島對避免該地發生急激變化極為重要，要求繼續留駐韓國。關於日美安保體制的再確認，在「共同新聞發表」第四項中已極為明顯，毋容贅述。

關於美國與中共關係問題，雖然在「共同聲明」與「共同新聞發表」中一字未提，但據八月五日「朝日新聞」華盛頓松下特派員專電報導，在日美會談第一天會議中，福特曾表示：「美國與中共關係將循上海公報處理。今後美國與中共之間，雖然不會有戲劇性變化，但希望依公報精神求發展」。這裏說明了福特今年訪問大陸，尚無進行建交可能。關於中共與俄共關係，福特曾表示不願捲入他們間的微妙關係中。

此外，三木在五日第一次會談結束後，又要求與福特在同日晚宴前作單獨秘密會談。雖然事後三木告訴記者他與福特之間並無任何密約；雙方所談祇是各自國內問題，並由福特說明訪歐經過情形而已。但此項解釋並不能使新聞界滿意。根據各方推測，三木與福特四十分鐘密談，可能有兩項主題：(一) 傳達北韓金日成所提各項意見，徵詢美國態度；(二) 向福特說明日本對中共所主張「反對霸權」條款的看法與立場，謀求福特諒解，以便打開與中共談判簽訂「中(共)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僵局。

關於第一項猜測，證諸三木訪美前秘密派宇都宮訪問北韓並攜回金日成意見，而此項談話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場等事實，極為有可能。據事後報導，福特對北韓所提意見，認為毫無新意，未予考慮。美國在現階段只希望南北韓能透過會談達成統一，不考慮簽訂「和平協定」。此點在「共同新聞發表」第三項已有明確表示。

關於第二項「反霸權條款」問題，三木認為中共「反霸權」如並非針對第三國而發，而當作一項普遍原則處理，日本未嘗不可接受。但福特對此採取何種態度尚不得而知，要看今後日本與中共關係發展予以證實。

就大體而言，三木美國之行，除了與福特秘密會談致物議外，應稱相當成功。

三 日美關係展望

三木此次訪美與福特總統會談，是日本戰後第五位首相正式訪美，也是第十五次的「日美會談」。由於日美兩國之間，當前並無重大懸案，且三木在日本政治地位，又不若過去岸、池田、佐藤、田中等穩定有力，因此並未受國際間重視。但就日美兩國言，情況就完全不同。因為自從今年四月中南半島淪入共產勢力後，亞洲問題的重心移到東北亞地區，尤其是北韓金日成訪問中國大陸後，日本地位更顯得重要。本年六月十八日季辛吉國務卿在「日美協會」以「世界變化中的美國與日本」為題發表演說時，曾強調說：

「就我們而言，日本已非吾人一時的商談對手，是永久的友人，是爲了建設進步世界的伙伴。」

由此可見美國是如何重視日本。而日本方面，由於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日本安全已面臨嚴重威脅；而日本安全，有賴於美國維護，與此有密切關聯的日美安保體制，必須重加檢討與協調。除非美國今天重返其「孤立主義」老路或放棄亞洲，否則日美關係，將進入一個新的紀元，新的時代。所以日美雙方，都重視這次「日美高層會談」；從會談經過與結果，兩國首腦會談，已由處理兩國間懸案元次，昇高到以亞洲全般情勢爲中心的籌謀應付世界情勢的元次。日美兩國已由「伙伴關係」，發展到「相互依存」的時代。

至於今後日美兩國關係如何發展，可從三方面來觀察：

一、就兩國政治關係言，不僅已是合作的伙伴，而邁進到「唇齒相依、安危與共」的階段。我們從六月十八日季辛吉演說中再三強調「日本是美國的永久友人」，及此次日美會談中福特對日本的「四項誓言」^②，即足以說明美國對日本的誠意與期待。日本本身言，在目前情勢下，無論在政治、經濟、防衛等各方面，對美國依存度仍極大，不可能脫離美國而獨存。所以只要日本保守政黨繼續執政，日美兩國關係將繼續密切合作，保持戰後良好的友好關係。此次會談中已具體決定美國國務卿與日本外相，今後每年舉行定期外長會議兩次及國防部長與防衛廳長官也決定每年舉行定期協議一次，即已說明了今後日美關係，確將邁進入新階段。

福特總統在此次日美會談中，對中共及北韓的立場表現得相當堅定，此項態度，無疑會影響到日本的對外政策；加以今後兩國外交首長每年兩次定期會議，雙方在對外政策，特別是對亞洲政策，可望趨向一致，有利亞洲自由國家的團結。

二、就兩國防衛關係言，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仍是兩國安保體制的基礎。福特總統在會談中堅決表示，日本不論遭受核子武器攻擊或傳統武器侵襲，美國基於安保條約，將全力防衛日本。這種公開的承諾，不僅能安定日本人心，且對侵略者有嚇阻作用。就日本現有自衛力量，不足抵抗一次外來侵略，因有日美安保條約維護，日本安全可保無疑。而且安保條約的範圍，除了防衛日本之外，還有防衛整個遠東安全與和平的任務。美國與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等均訂有雙邊防禦條約，一旦亞洲地區任何一國受到共產國家侵略，美國均有履行條約義務之責任。事實上，以美國爲中心，已構成了一個無形的集體安全體制，而日美安保條約，其範圍已涵蓋了整個遠東亞洲地區。

目前亞洲最危險的地區是朝鮮半島，在此次日美會談中也重申了「韓國的安全對維持朝鮮半島和平極爲重要，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對於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和平至爲緊要」。也就是韓國安全與日本安全息息相關，一旦韓國遭受侵略，日本不會坐視，在美國發動對韓國條約義務時，日本基於日美安保條約，也必須履行其條約義務。

三、就兩國經濟關係言，除了繼續維持並擴大兩國貿易關係外，將着眼於世界經濟的發展，透過兩國的協調合作，共同努力，謀求生產國與消費國間對糧食、一次產品、石油等資源等問題，作合理解決。對於亞洲開發中國家的開發援助、經濟合作，亦將積極推進，尤其是日本在美國支持下，負起更大的責任。

總之，經過這次日美會談，使日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如果日本能以此爲契機，負起一個亞洲大國的責任，認清當前的國際情勢，對國際外交、國際經濟、亞洲防衛等問題，全面配合美國現行政策，不僅緊張情勢可以緩和，亞洲安全與和平，也可望確保。

註①見東京「產經新聞」八月四日（一九七五年）夕刊第五版該報華盛頓久保祿之特派員三日專電。

註②八月十二日三木返國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了福特總統四點誓言：（一）日美兩國是永久友人；（二）兩國堅守自由與民主立場；（三）「否」與「諾」將非常清楚說明；（四）兩國密切合作促進世界尤其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